

《申报》京剧资料选编

袁世成选编

绿牡丹东游纪盛

安 斯

绿牡丹(即黄玉麟)应日本帝国剧场之聘于七月一日出演,凡演二十五日,乃赴宝冢,于十一日返沪。日本人士对绿欢迎甚至,全国报纸争记其事,誉为我国剧界杰出之才。名人如小村侯爵,冈部子爵,富豪安田岩次郎等,皆于剧目捐一座,并各款以盛宴,赠以贵重之礼物,称颂之诗文。各界更展开盛大之会,以表欢迎。我国张代使对绿亦极倾倒,曾一度宴各国公使、日外郎人员,并各名人及绿于使署。日人爱好书画,知绿能事汉魏碑,求书者乃纷至,绿不胜其苦。临别时,帝国剧场赠以大银瓶一对,由总理山本久三郎于最后出演之日,亲送上台,并当众演说。谓帝剧从未以礼物赠之艺员,此次实为破例。绿去东京日,送行者二千余人,各赠绿礼物及鲜花一束。山本总理坚约明春重来。及汽笛一声,众始欢呼而别。绿在东京曾应中国青年会总干事马君等之请,演义务戏一天,筹款援助沪、粤罢工工人。绿并自捐百金,以为之倡。绿回国后,本拟入都,因新明剧场曾屢电敦聘,奈以大舞台合同未调,已婉辞谢绝矣!

1925.8.19 18版

(215)378

讨论脸谱的记录(上)

唐旭石

八月十六日,支那画研究会冢本君和美术家若柳君等四人,在欧阳于倩君住宅,讨论“脸谱问题”。在这次集会的前几天,冢本君亲到

350

艺苑美术会邀我加入,所以这天我也列席讨论。

脸谱在中国的书画里,记载极少。于倩君只在《曲苑》里找出了两句,大致说:

“奸邪涂杂色,……王瘤于善抹脸……”。这两句记载得虽属平常,可是已经证明中国剧是历来有脸谱的。

把书本放过以后,我们就从实际上去研究脸谱。

①脸谱的种类

甲、大面

大面的开相,要涂抹到额上。他的谱可以分做七红八黑三和尚。(这是戏班子里的行家话,其实不止这些)。

乙、二面

二面的色彩涂至额际为止,在二黄剧内只有他的名目,不见这种角色。昆曲里的滑稽角色,都由二面承祖。

丙、三面(俗称小花脸)

三面只在眼鼻之间略抹色彩。二黄剧中的滑稽角色,大致由他充任。

②脸谱的设色同脸的正直

脸谱的设色,是分别人类正直或奸邪的记号,脸的正直也有同样的作用。例如:

红脸表示忠义。(关羽)

黑脸表示正直。(包公)

白脸表示奸险。(曹操)

金脸表示仙佛。

绿脸表示绿林豪侠。(青面虎)

紫脸同红脸黑脸相等。(二进宫的徐某)

杂色同歪脸表示歪伙或妖魔。

③脸谱上的符号

少数的脸谱上有太极图同佛字等符号,例如:

关羽同姜维的脸,一样是红的。所以在姜维的脸上加一个太极

351

图,以示区别。(或者说姜维的脸上不加一个太极图,有唐突圣人的罪,这种话近近迷信。)

妖魔的脸上有佛字,将来必成正果。

1925.8.21 18版

(215)420

讨论脸谱的记录(下)

唐旭石

于倩君把这些话讲完以后,冢本君又来征求我的意见。我答覆说,“脸谱因为同真人的面目绝对不合,所以很引起一般人的非难,但是我却以为中国剧处处脱离人的真实状态,所以加上不真实的脸谱,气象倒很调和。这种地方,或者就是我们以为他好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要悉心去研究他。”

正题讨论完后,我们的兴致尚高,冢本君又同我讨论些题外的事。因为亦在中国剧范围以内的事,所以附录在这下面。

冢本问 中国剧场的布置,足下有何意见?

答 中国的舞台上太凌乱,不论与剧有关无关的,都是五光十色,不能使观众的目光集中在一处,所以非设法改良不可。

问 我友听花君主张用白布代替守旧,完全不用布景,这种方法如何?

答 我以为很对。但是白布比较上还是刺眼,不及用灰色妥当。假使用欧西舞台最近最流行的幕也可以。

问 中国剧和艺术发生很深的关系吗?

答 中国的剧场里,一向和艺术家不生关系,所以才有这种不美的结果。

问 在中国剧场里的观众,大多数抱着听的目的,不常用眼光去观察一切,假使观众能听、观并行,那末每一个剧场里,非有一位美术

家不可了!

答 这些话很对,并且也就是我想要说的话。谈到这时候,钟已快到十二点三十分了。我因为同洪深君有约,所以兴辞先走。晚间我想起他们对于研究中国剧的态度,使我敬佩他们的诚挚,所以赶紧把他记录出来,希望我们也有这种毅力和同样诚挚的状态。

整本助等问答,俱用我国国语,彼等先研究华文,然后涉及戏剧。于此可见一国文化,果足以使人钦佩,其谓言自能普及也。

记者附志

1925.8.23 18版

(215)466

记共舞台之《东方朔》

邱妙嘉

共舞台连日排演《东方朔》新戏,卖座之盛,为近日所罕有。闻该剧系由世界葛罗路灵学会盛德辅坛所编,情节以劝善惩恶为宗旨。事适为共舞台主人黄金荣氏所知,黄乃商之谈,借戏剧善旨,以劝化世人。费三四月之久,方开演于红氍毹上。东方朔初由童伶吴三泉饰,放学回家,唱白均佳,与邻母对答,口齿伶俐,天真烂漫,决非寻常童伶所能及。东方朔陪并遇仙,则易金雄饰。金伶年亦只十三岁,工架老到,辞句清晰,与林树森之河上仙,王文祥之王眠公,合唱五音联弹,大有绕梁三日之概。东方朔金殿宣召,则由赵松楼饰,文武俱重,兼美者不克殚此,登殿之(二六),慷慨淋漓,非时下之《打严嵩》等剧可比。粉菊花之碧云仙子,吕美玉之景云仙子,均体态轻盈,可作掌上之舞。惟叫天之罗汉,伏虎之神情,舞圈之括收,可谓观止。布景有独角龙能变二三十尺之高,碧云洞美女跳舞,忽变为骷髏。东方朔陪并遇仙,转台奇巧。末场清台山峰怪石,众妖魔遁入山谷,一刹即回,忽尽变汪洋大海,沙岛帆旗,妖魔乃驾舟而遁。鬼斧神工,变幻莫测。

353

1925. 8. 29 18版

(215)596

剧场中亟应改良之三事

光 波

徐碧云、马连良登台之第一日

梅花馆主

徐碧云、马连良等来沪之说，酝酿数月，始于昨日登台，好曲如予，恒穿秋水矣！

打泡戏碧云连良合演《御碑亭》。碧出场时，台下观众，纷纷投赠银盾花篮匾额书画等物，花团锦簇，错落台前，种类甚多。

步林屋赠匾曰“海风碧云”。刘山农赠联“自怜碧玉亲教舞，为有云屏无限娇”。崧云赠画竹，刘海粟赠画菊，吴仓（△）顿、郑苏戡、朱古微、伊坡斋、唐少川各赠手书挂屏一幅，林屋、崧云赠连良“白眉最良”四字。

云之琴师系左手执弓，京人简呼之曰“喇嘛”。票友蒋君猷、祝荫亭二君，亦皆由喇嘛操琴，其艺足与徐兰沅埒也。

名净金少山，艺术甚高，因居海上，不能展其所长，昨日与周瑞安合演头二本《盗御马》、《连环套》，自始至终，唱句多至数十句，大声磅礴，气贯山河，精神抖擞，始终不懈。作深念白，处处以乃父为法。（据吾友李君景武云，少山之艺，颇有效法黄月山之处，不仅乃父典型已也。）家学渊源，典型自在。

1925. 9. 22 增刊2版

(216)488

沪上京剧，角色及布景二项，虽足称道，惟场中秩序欠善之处颇多，其亟应改良者，约有三事。谨就管见所及，举之于后，未识场主，以为何如也。

①剧场每一新剧排出，观众极众，而台前座位排列有限，以致幕启客至，始见踉蹌加椅，群役纷纭。若能早为加备，自免临渴掘井之劳矣！

②贩卖食物，往来观客位间喊叫，实为最厌恶之事。若能废除此等贩卒，另设一贩卖部，喧嚣自免，场中肃然。

③有来场中访人，徒以索目引导，挨座寻找，殊觉麻烦。若能于进场处，设一问事处，遇有访人者，可询其欲访者姓名，另用白粉书于黑板，（即某某先生有人来访字样）悬挂台前观客共见之处，被访者见之，自会至问事处相晤，非惟便利观客，且有借访人而观白戏之弊，亦可免也。

1925. 10. 26 增刊3版

(217)565

天蟾之新戏《释迦牟尼佛》

天蟾舞台排演之《释迦牟尼佛》于昨晚开幕。至八时许，上下座即已客满。该台此次所置行头布景，计费去二万余元。一切服装，均依照印度古时样式，所有茶房号衣，均易黄衣，演员亦一律茹素，该台门前扎黄彩，并悬佛像，像前焚檀香。至其布置机关，有“燃灯佛殿”、“月下日升”、“九龙沐浴”、“空瓶取水”、“皇宫金殿”、“跳舞场”及“天马行

空”等幕，跳舞一幕，聘西人教授各种古式舞，如爱情舞、多人舞、单人舞等。

1925. 12. 19 增刊 4版

[219]390

1926年(民国十五年)

大新舞台开幕纪盛

大新舞台于昨日(六号)下午二时行开幕礼，政、商、学、报界来宾到者四千余人，拥挤踦踦，盛极一时。首奏乐振铎开幕，全体向国旗行三鞠躬礼。即由该台董事长李徵五主席，宣读开幕词。继由著名评剧家苏少卿及袁程登等，先后演说。大致谓我国戏剧约分两种，即旧戏新剧，但其宗旨不外感化人群，为社会教育之补益。年来海上各舞台，复能推陈出新，力求进境。今大新舞台，尤为舞台中最新之建筑，即如场中圆顶，采用科学方法，能兼音不散。至于座位舒适，视线集中，诸君试一审视，即可了然。且所聘艺员，尤属一时之选，将来有功社会，当非浅鲜云云。末由主席致谢词，各进茶点，尽欢而散。是日该台董事陈学坚，经理王佐良，协理李仲文，及房产公司副经理谢三希等均在场招待，极为忙碌，闻该台定于今晚起正式开演，至二十八晚为止。丙寅元旦起，日夜开演云。

1926. 2. 7 增刊 2版

[220]794

先施大京班排演《朱洪武出世》

竹林逸者

先施大京班排演《朱洪武出世》，先施乐园安乐大剧场之大京班，自开幕以来，观众无日不挤。该班排演戏剧，均有精彩。现新排《朱洪

武出世》一剧，约于二月上旬开演。该剧情节甚佳，自“刘福通起意造反”起，至“施路庄捉拿元龙”止，共四十幕。特用新奇布景，想届时定有一番盛况云。

1926. 3. 5 18版

[221]106

大新将演《玉堂春》

四马路云南路口大新舞台，近颇注意旧剧，特请高、白诸艺员各将秘藏旧本，逐一排演。先后开演者已有《胭脂计》、《新甘露寺》、《新打渔杀家》等出，颇受顾曲者欢迎。近该台又拟由葛生君排演《新玉堂春》一剧，自始至终，完全无遗。所有布景及服装概行新制，并日夜排练。闻已纯熟，不日即将开演。届时必又轰动一时云！

1926. 3. 13 增刊 4版

[221]284

伶界联合会举行十四班会戏

航 航

伶界联合会举行十四班会戏 本埠伶界联合会，因鉴于近年以来国是纷纭，民主演衰，慈善公益，待举孔多。故定于二十二日下午，假云南路大新舞台，举行十四班会戏。剧目有《奔月》、《铁公鸡》、《梅龙镇》、《黄鹤楼》、《打渔杀家》、《盗御马》、粤剧《夜渡芦花》等，压轴戏则为尚小云新编名震南北之《林四娘》云。

1926. 3. 23 12版

[221]498

碧云霞之《三戏白牡丹》

凌 华

碧云霞能戏甚多，《三戏白牡丹》一剧，尤为其拿手杰作。上星期日余偕友人至共舞台观碧伶是剧。莲步姗姗，一出台而彩声雷动。扮相妖艳明媚，绰约若仙子。美目流盼，尤令人心醉。其与吕仙在药店对答一场，风貌转动听。表情则忽羞忽惊，细腻熨贴。在园中与吕仙夺花锄一场，薄怒娇嗔，尤觉可爱。唱工字正腔圆，无拖泥带水之病。做工更加初写黄庭，恰到好处。总观全剧，诚无懈可击，有观止之叹。女伶得此有足多矣！

1926.3.29 增刊3版

[221]645

上海票房联合会创立会记

上海票房联合会，于二十三日在宁波同乡会开创立会，到者有心心、恒社、律和、逸社、韵声、群社六票房，余（全）权出席代表二十余人。公推费席珍主席，李元龙纪录。报告筹备经过情形，及通过章程，举行选举，用评干制。其结果，王筱云、李如龙、何云九、金少初、金元麟、金纯伯、徐品丹、徐恒非、袁剑飞、黄寅荪、叶振雅、路和祥十二人为评议，费席珍、沈乃斌为正副干事长，李元龙、毛瞻云为文牍，黄月天为司库，沈睦公为司帐，李剑侯、俞云谷为文际，金从仁、马鉴明为调查、吴一清、易奉为庶务。未用茶点散会。周评、干西邵，不日开联席会议，定期举行成立大会云。

1926.5.26 增刊1版

[223]641

358

共舞台今晚起开演新排《雁门关》

法租界共舞台，新排连台八本《雁门关》，定于今夜起，每夜演两本，连夜开演，分四夜演完。是剧为王瑞卿排演，剧中精彩极多，唱念打做，无一不重，为旧戏中之有价值者也。瑞卿在京时，以善演是戏见称。每一开演，定座者纷至沓来。今借其腿侄幼脚南来，特排演斯戏，定有可观云。

1926.6.5 增刊4版

[224]114

共舞台今晚排演《齐姜醉遣》

法租界共舞台，今晚特演新排春秋故事《齐姜醉遣》一戏，系按照左传所载。如晋文公重耳，出亡于齐，桓公小白妻之以女。重耳习于安乐，不图大业，齐姜屡谏不从，乃与狐偃等谋置酒宫中，将重耳劝醉，置于车中，扶之而出齐境。王幼卿饰剧中主角齐姜，唱念做三者无不吃重。其他如重耳、狐偃、姜姜等人物，均配以优等名角，珠联璧合。又闻今晚并演王长林准演海上从未演过之《打瓜园》一戏，沪上顾曲家，届时又可耳目一新矣！

1926.6.12 增刊2版

[224]284

359

谈小杨月楼在日之窘况

张寄澎

提起此人,虽算不得红角儿,却在现时戏界上,也颇有些小小声名。论他的艺术,九腔十八调都能来两下,真刀真枪也能耍几套。骗骗外行呢,着实可以过得去,或者还要当他是多才多艺,举世无双的伶界大王呢!他也会自不量力,看了梅兰芳、程长庚他们,到了日本去唱戏,都能得到他们极热烈的欢迎,就引起了他的心眼儿,也要去逛一趟,那可就炸了。

他去的时候,合张铭武、陆树田、梅春奎、小九臂、陈少楼、马金凤、蒋彩楼一班男女角儿,和背包值场的人,统共约有一百多人。在大阪、神户、关西方面,连唱了几回,多不能叫座儿。那可就不对咯。单算他在本乡菊富士馆的房饭费,大小二十二个房间,一百多人天天吃喝,一个多月来,差不多就得上万。掌柜的逼着他要钱,没法儿他就唱一个平生杰作《秦琼卖马》。响可没有,行头却是现成,只好暂从割爱,当了给他。可怜每天还只能吃两顿饭,要想回来,实在有点动弹不得,好苦呀!

昨天我看了日本《国民新闻》上载着,可是有了数星了。不知道怎样出来了一位辩护士角冈知良,一位法学博士赵欣伯,给他介绍了一个讲堂。就在二十三、二十四日,唱两天义务戏,每券两元。卖下的钱,全归他做旅费开销。二十三日的戏,是《天女散花》和《双跑马》,二十四日的戏,是《演火棍》、《赵五娘》。这样一来,虽然不能够想占钱,可是回来的盘费就有了着落了。

小杨月楼自从得到他们援助之后,就写了一封感激涕零的信去感谢他们。信上说,“仆承国民新闻社并贵国朝野之同情与好意,特申短笺,以表谢悃。此次仆为图艺术的中日亲善起见,东渡贵国,不料兴

行主之衡兴班营业失败,顿来鉅大之损失。而无情债主,又复将仆衣裳,尽行强质。夫身居异地,谁与为力?亦惟有饮泣吞声而已。差幸此事披露后,深得各方慰籍,并与以经济之援助。既蒙贤善于舞台之上,复承同情于剧场之外,当此天涯沦落,挥泪无从时,能不以国境见外,不能不令人感慨而泣。今又承辩护士角冈知良、法学博士赵欣伯两先生更与我以法律上之教济,俾仆等得以安然归国,尤深感激。兹特略供拙艺,以作纪念。”

1926.6.28 17版

〔224〕687

伶界联合会欢迎日名伶

日本名伶守田勘弥等来华,游历各埠,抵北京时,梨园公会曾开会欢迎,颇形融洽。事毕,于一号来沪。卸装后,即访伶界联合会会长夏月润、李桂春、常春恒,及旧知欧阳予倩、徐半梅,闻伶界联合会,于星期日在大东酒楼设宴欢迎云。

1926.9.5 增刊3版

〔227〕135

丹桂第一台演出《飞龙传》之盛况

张 艳

今岁常玉清昆仲,接办第一台,即邀名角演唱,以维旧观。又改革历史上已往事实,编为整本演唱。开幕伊始,即聘尚小云、马连良,登台献技。值兹新年,无日不南塘满谷。尚、马北去,就继续排演历史剧《飞龙传》。该剧之主要角数人,如①杨瑞亭饰赵匡胤,②赵君玉饰陶三春,③杜文林饰郑子明,④张国斌饰老陶洪,此二十本接续下来之《飞龙传》,卖座力颇不弱。而最得叫座力者,为杨瑞亭与赵君玉二

伶。杨伶善武艺，兼唱老旦；赵伶演唱青衣花旦之外，兼能演小生、武生等剧。入秋以来，更益聘周信芳加入该台，新排《天雨花》五六两本，在周伶则继续大新未尽职务（因在大新已排唱过头二三四本），而顾曲者实对是剧亦未尝忘情。昨夕（星期五）登台，至八时后，已悉客满，预计周伶演过八月中旬节，再继续《天雨花》至七八本，就可暂停。彼时即得梅兰芳南下确实消息。如此计划，下半年之营业，非独可以维持，而且可得盈余。足见常氏昆仲之善于经营，而并不在于舞台之大小也。

1926.9.6 增刊4版

[227]160

记共舞台程艳秋之盛况

云

初二晚为程艳秋登台之第一夕。予九时余入座，已见人山人海，台上加椅，几满无隙地。是时周瑞安演《艳阳楼》，珠卖气力。闻友人言，九阵风《取金陵》，打出手绝佳。惜未及见。共舞台排列戏码，似欠斟酌。王又宸唱工，韵味盎然，数年未见，益复进步。十一时左右，程艳秋之《女起解》开幕，其时台上赠送花篮者，塞满两厢，数约五十有奇。有送大银牌者，长五尺余，洵为壮观。其他赠送银器、横帐、字画者甚夥。程郎在后台唱“苦呀”两字，即闻全场欢呼拍掌之声，如春雷震耳。扮相靓丽，貌较去年为胜，其一种含羞敛恨之神态，已楚楚可怜。唱反二簧一段，悠扬婉转，若断若续，闻之凄绝。西皮《慢板》，腔绝新颖，往往出奇走险，几若脱板，而运转自如，洵为难能可贵。如“妾身媚门”等句，尤清脆入听，无怪沪人士欢迎之热烈也。此次共舞台印有如该词句，颇合观客心理，曹二庚解差亦佳。

1926.9.10 17版

[227]257

362

天蟾演新戏九、十本《隋炀帝看琼花》

新戏九本十本《隋炀帝看琼花》陆地行舟，为剧务主任常君春恒所编导。费时二三月，方始完竣。全剧情节优美，词句新颖，为以前数本中之冠。并闻为精益求精起见，除像真影景，大小机关，以补剧情外，并将加入催眠术以助机关，更为全剧生色不少。今定于初二夜出演，届时想必定有一番热闹盛况云。

1926.10.7 增刊2版

[228]161

南北伶界合作之先声

如

伶界团体，在京前有梨园公会、正乐育化会等，近年改组梨园公益会；在沪则有伶界联合会，各自办理伶界事业，并行赞助慈善事业，闻者称善。上年上海会中，曾致匾额于北京。今年北京亦还赠一联，并由正会长梅兰芳躬携南下，敬谨送往。此间伶界联合会夏会长月桐，常副会长春恒，李副会长桂春，以梅送匾南来，特特定日全体欢迎，并备悬挂之礼节云。北京来函如后：

敬启者，年来京师伶界应聘南来，前后踵接。敝会同人因得与贵会诸公时相亲近，彼此感情融洽，南北有如一家，诚属欣幸之至。兹者，敝会梅会长毓华赴沪，敝会托其带上匾额一方，奉赠贵会，文曰“协和雅奏”，聊表钦佩之意。即请梅君代表敝会拜期恭送贵会悬挂，以昭郑重，而留纪念。除电达外，特再函详，诸祈察照为荷。此致

363

1926.11.9 17 版

[229]209

现在中国艺术化的梅兰芳

佛

这间戏剧艺员梅兰芳氏莅沪，很受一般群众热烈的欢迎，倒像八里月的窗头，排山倒海似的恭维他、崇拜他。我不明白梅兰芳氏到底具有何种魔力，而能颠倒群众，吸引社会如此。大凡一事的事态出于非常，而能颠倒一时的情势者，其事必有足资考量与研究的价值。梅兰芳天生丽质，及其艺术作品，已经不少捧角家、评剧家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著于篇什，播诸晋B弦，总算已是情满峡谷，万窍怒号，更不容我辈门外汉再有饶舌的余地，天然可以不谈，但是我所欲知道的欲认识的梅兰芳，不是与众人一样，仅仅欲观其色相与他艺术的作品。然则照这样讲来，你欲认识的梅兰芳，到底在什么地方呢？

就是

①是艺术界的梅兰芳，不是戏剧界的梅兰芳，

②是人格上的梅兰芳，不是伶界的梅兰芳，

③是历史上的梅兰芳，不是现时代的梅兰芳，

为什么叫做艺术界的梅兰芳，不是戏剧界的梅兰芳呢？若说我们中国的戏剧，自优孟衣冠、梨园弟子，以迄今日，一代一代考起来，至少也有数千年的历史，故伶人在我国人类的系统上，不能说他们绝对没有纪述的价值，也从来没有与他们割席分席，否认他与民众处同等的地位，但是自古以来，上而至于“王公大人”，下而至于“走卒牧隶”，均没有看得起他们的心理。对于他们不过当作一种除烦解闷好玩的工具。他们既做这样工具，天然也是他们的一种艺术，为何不好算他

们是艺术呢？且艺术的界线本来极广，为何可以排拒他们在艺术界线之外呢？这说确是不差。但是我老实说句话，演剧虽然不能不当他是一种艺术，然而到底不能算他是一种高尚的艺术。（从前旧社会中的目光与心理大抵如此）这句话我敢武断的，其中原因，说来本极复杂。

（甲）我国本非以工商立国，故对工艺界本之（不）重视，虽士农工商，四者并列，然以士农为首，工商殿末，其不重视工艺可知。而优伶尤为工商界所轻蔑（轻蔑的证据，其例至富不能殚举），即就一事言之，明清时代，烟馆衰事，有七种人，三代不应应试，伶人也居其一。不但本人不应应试，竟剥夺其公民权，至于子孙三世之久。至第四世方许应试，这也不算苛刻至于极点了。

（乙）门第观念，我国本来极其严峻。什么叫做“做官人家”呀，“乡绅人家”呀，“读书人家”呀，“财主人家”呀，我不晓得这种资格，从何处得来。又不晓得这种资格既得之后，为何竟世守而勿替？因此我细察他们的人格，大概都是语言无味，而且可嗔的东西，（不能说完全如此，也可以说十居八九）偏用化学方法，把他们化验起来，其中主要原素，不外以下三种：一是酸气，二是铜臭，三是腐败气。除了三种原素之外，恐怕再寻不到较优的他种原素。现在此种阶级，虽已破除了些，但从多方面看来，还没铲除了一半呢。

因有以上两种原因，伶人的身份，被他们剥夺净尽，还没有占到艺术界地盘。老实言之，演剧一事，既不算了一种优美的艺术，而演剧的伶人，更没有称作艺员的资格。不能如书画家、音乐家等等立于同等地位，这是不容辩言的。

什么叫做人格上的梅兰芳，不是伶界的梅兰芳呢？人格的造成，本来有两种要素：一种是自己的修养，一种是社会的承认。从前的伶人，因为社会瞧他们不起，他们自己也就不当人（这“人”字不是与“物”对待的名词，是一种有高尚人格的简称）看待，故其所作所为，亦多半鄙陋，自认不在人类水平线之上。在这种状态之下，一方面果然是他们自己堕落的不是，一方面亦是社会蔑视伶人人格的缘故，所以豫让说的话不差，他说“范中行氏以众人遇我，我故以众人报之，知

伯以国士遇我，我故以国士报之”。故人格的造成，不全靠自己修养，尤类社会上予以相当的扶助，使一步一步提高起来，方能达到完成的地步。

还有一层，从前的伶人，本来视演剧当做一种营业，一种生意经做的。而且这种营业，更视为低微的营业，极没有价值的营业。他们只要编得动饭吃，能博得台下人叫几声好，也算“能如是，是亦既足”了，没有一个肯再去进一步的工作（如改良剧本、脸谱、剧情等等）。所以数百年来，唱来唱去，还是“店主东带过了黄驃马”一套老调，其中虽亦有本能强项，资质慧慧与师承优劣的关系，稍有不同，但是也总说不到他们是出类拔萃。因此社会眼光中看出他们，犹如妓女一般（尤其是旦角），故往往说到伶人，每称他做贱伶、做戏子，都是瞧不起他们的死证。就是他们伶界中人，也是甘居下流，不敢抬头与平民等视，其中有一般专门吊膀子喜和调的伶人更不必说，就是规矩矩矩遵守绳墨的伶人也是如此。这也是社会相染的一种顽固的习惯，深印于群众脑筋中，一时未易铲除净尽。

为什么叫做历史上的梅兰芳，不是现在的梅兰芳呢？梅兰芳是唱唱现在的梅兰芳，为什么叫做历史上的梅兰芳？其中有个缘故。梅兰芳氏受一般群众的欢迎，到这样田地，是否全靠他一己色相的美丽、与艺术的到家？恐怕不尽然吗？我于伶界的历史，虽然一点没有分晓，我想自有演剧以来，以至今日，其中草亦不少如梅兰芳的色相与艺术，然终没有听说过如梅氏的倾倒群众、洋溢四海。譬如美人，自古以来号称美人者，必举褒姒、妲己、西施、杨贵妃、绿珠、张丽华等等，难道自古以来只有此几个美人可算是美人吗？除此以外难道没有一个足以媲美他们，或竟胜过他们吗？这句话就是打开我苦闷头，还是不相信。世界上总没有这样一回事。然则你怎么说呢？我以为这个叫做运气，叫做际遇，叫做时势造英雄，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办得到的。

但是时势造英雄，而英雄亦造时势。有了英雄没有时势，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；有了时势没有英雄，这时势也就朝朝暮暮的过去了。故当时势制造的时候，到底人人不能尽是英雄。既称英雄，必有堪当

英雄的必要条件，例如能达大度，礼贤下士等，就是演剧的英雄，也是如此，亦必具相当的必要条件。

①须有创造的精神与艺术。

②人格的修养。

③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与奋斗的能力。

以上三种条件具备，方才配得上说为时势所造。譬如造纸厂，先要有棉花、木料等种种原料去供给，然后纯粹洁白的纸头可以制造出来。譬如印报，必定有铅字、油墨、纸张等种种原料供给，然后有文字的报纸一张一张出来。故我说梅兰芳，不过是一个可造的人材，而能应时势之要求以造成艺术界的身分者，这也是不可不算他一个时世的产儿。

我上面不是说过的吗，优伶之所以处于社会最下层的缘故，④因我国向来不重艺术，⑤因门第阶级分的太严。现在的情势，已不同闭关时代的情势了。自东西文化输入以后，物质文明，一变至道。我国旧式的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、礼俗、艺术等种种状况，悉行改观。我国工艺向来毫不重视的，今一跃而居于舞台重要地位。从前门第阶级，视为天经地义，神圣不可侵犯的界线，现亦不能不潜移默化，慢慢地消灭了。梅兰芳能应时势的要求，不肯安于故步，不从前优伶的艺术为满足而力求改善，不从前伶人妄自尊大的行为适当，而务求上进，这也不可算他是一个伶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人吗？

当欧洲文艺复兴时代，一切文学、雕刻、图画等种种艺术，一一发明。我国当战国之世，其情形亦与欧洲相埒。至于宋元之际，词曲流行，更极一时之盛。总之当国家社会在极不安稳状态之下，其国内艺术等，必能尽量发展。故文学、雕刻、图画、音乐、戏剧等等，既同隶于艺术界线范围以内，自应一律平视，不必有所低昂。我国国民的劣根性，只有骄与谄两途，说他好的往往升到三十三天，说他坏的，撤到十八层地狱。这种堕落的国民性，最为恶劣。是以我做这篇文字，并非为梅氏捧场，实为一般伶人抱屈。因为我是向来最恨阶级制的一人。因梅氏而感想从前伶界的情形，与现一种奇怪的状况，故拉杂

天蟾新排历史剧《海刚峰出世》

天蟾舞台新排历史戏，该剧名大红袍《海刚峰出世》。情节佳妙，机关新奇。今夜起演，预定座极盛云。

1927年(民国十六年)

近三十年来海上剧场之变迁记

拙笔

光绪辛卯春，予由闽入都，道经海上，因候轮停数日，朋辈相约观剧。彼时海上戏园有四，曰天仙，曰丹桂，口留春，曰咏霓。戏价或三角，或四角。楼上两旁除包厢外，楼中及楼下池座，俱列方桌，被以红缎桌围。每桌排列单靠椅六张，定为六客。客俱置酒茶，瓜子四碟，戏半并出热点四盆，手巾频频，何应周周，弥觉舒适，戏价外略付手巾小帐数十文，无他需索也。及抵京，南北情形则大相迥异。京中各戏园，虽悬挂茶围椅子，然并不为客备茶，更无手巾之说。客须自带茶叶，交与看座冲水，须付水钱数文。而茶壶茶碗，则殊简陋不堪入口。座位则长凳相桌，等于沪上之起码座。惟戏资甚廉，每座一律京钱一串三，合南方制钱一百三十文。戏剧亦较沪上高明多多。两相比较，一方戏佳而座不佳，一方座佳而戏不佳。吾宁取戏而不取座。但予过沪时间匆促，冀汪桂芬大名，而未获睹其人，颇觉快快。不意抵京

后，乃日闻善学汪调宣伶朱小八。小八相貌清秀，嗓音朗润，举止动作，恹然不俗，都人士赠以小大头之雅号，且探期假于成人后，充承桂芬之衣钵。诿未几倒嗓，且夭折，惜哉！甲午冬至南归，抱聆大头戏剧，益信小八之小大头，洵非过誉。嗣又有童伶小桂芬者，亦以善摹汪调。然以比拟小八之习汪调，则相去不可以道里计。予观大头，正索天福戏园。天福除大头外，可请无第二角。周凤林适掌丹桂。凤林昆剧名旦，自谓可人。其时昆剧小生周剑泉，亦出类拔萃之人才。昆丑姜善珍，口才辩给，滑稽而归工。皮黄丑周来全，形容冷隽，做工深刻。仅此数子，可称当时之人物。至有音无字油腔滑调著名净角之李长胜，及摹跳加官号电气灯武生之李春来，予初由京来，辄睹此辈，几欲掩耳而疾走。所谓叫嚣乎东西，嚣突乎南北，此二语足以概括之矣。第巴里下人，和调者众，二李之流毒，亦居然相习而成风。致令北来观客，窃笑海派之不足观，良有以也。直到庚子拳变，京角纷纷南下，沪上剧界风气又为一变，流毒始渐渐廓清。其时京角先后来沪者，计须生孙菊仙、谭鑫培、贾洪林等，小生朱紫云、施珊珊，净角刘永春、金秀山，青衣孙怡仙，花旦万盏灯、田桂凤、路三宝等。初孙菊仙供奉内廷，与李莲英通谱，颇挟阔宦之权势，积资数十万。一旦拳匪变作，荡然无存，流离南徙。到沪后拟先搭班客串一星期，藉试沪人士之欢迎与否。天仙园主获讯，遣人与商，客串一星期，代价七十元。此数系按照汪桂芬前在天福每月包银三百元计算。而菊仙则以长短期宜有区别，意欲倍值。天仙竟不报可，重复提议，愿售戏价三角，孙之登台期內，加倍戏资。园主取六成，孙取四成，议始定。迨孙登台后，无日不卖满座。此七日共售洋约二千元，除案目倒扣九五外，孙反获得洋七百余元。嗣各戏园均孙之包银月底二千元，即根据于此。谭鑫培应桂仙之聘，亦摄例索价二千元，戏价且增至八角。沪上伶人身价之高抬，与戏资之逐步增涨，实自孙菊仙造其端也。嗣参变事定，京角复多北返，海上戏剧又复衰落。丁斯时也，夏氏昆仲与已故邑绅姚君伯欣，崛起而谋新式戏园之计划，且为振兴内地市面计，于是新舞台巍然矗立于南市黄浦江畔。局面既新，且陆续编演《新茶花》、《黑猿魂》等

新剧。机关布景，轰动一时。戏价亦涨至一元，茶须另泡。生涯之发皇，实远胜于旧剧。而各旧戏园亦相率从事改造新式舞台，不遗余力，戏园之面目顿改。旧戏园既归淘汰，旧剧能否存在，亦大是问题。而究其语，新剧华而不实，无回味之可嚼。大凡观过一次，概不欲再作二次之回顾，究不若旧剧功归于实际，妙造乎自然，用能持以恒久，烂熳不破。所谓剧之不佳，演角之不佳，非剧本之不佳，此旧剧之能屹立不败之地也。民国以还，内廷供奉亦既消灭，京伶之名角，且视海上为外府。而吾戏园业者，亦争以邀角为能事。故一剧中必有若许京角南下，以视新舞台初成立时，仅仅以新剧为唯一之号召，情形又大异矣。第四是京角，来者或得意，或不得意。其故又安在哉？是可推测沪人士之心理欢迎与不欢迎以为准绳。大沪人士观剧之心理，无论生旦扮相，总以漂亮为第一要义，有色有声方为上选，色胜而声次之，尚在欢迎之列，声胜而色不佳，便入落选之中。此十余年来历历可考。至于剧本，徒新不足以盲法，徒旧不足以应时，是贵新旧合参，方博雅俗共赏。纵观近时剧界人物，声色兼茂，新旧合参，最能适应近时舞台潮流者，莫兰芳若也。故自民国六次来沪，营业状况，无一次不登于极盛之地位。此据大新演期计四十有二，间共售洋二十万元有奇，平均每日须售洋四千余元。值此冬寒节令，况复时局扰攘，居然有此空前之成绩，不可谓非异数，惟戏资每座售至三四元，比较三十年前至多四角之数，不啻十之一比例。戏价外又须茶水、手巾、水果等费，是皆前此所无，是亦一大变迁也。爰作此记。

1927.1.1 元旦增刊 8版

(231)40

丹桂第一台票友会串

成言

今晚(二十二)丹桂第一台有各票友苏少卿、罗瑞峰、顾嘉超、费

370

剑龙、包少卿、舒培德诸君之会串，戏码极佳，闻为冬赈筹款事宜。售票价颇廉。爰聆佳剧者，当勿失此机会也。

1927.1.25 13版

(231)555

新新排演全部《宏碧缘》

新新屋顶花园新声大剧场，排演全部《宏碧缘》，头二本已于二十六夜初次开演，观者欢迎，座无隙地。连夕开演，仍拥挤不堪。近接各界来函，纷纷赞美催促连排三四本。该园情不可却，积极排练，纯熟就绪。机关行头，推陈翻新。刻定二月初五夜起，连演一星期。想届时定又有一番盛况云。

1927.3.3 增刊 2版

(232)62

大舞台请居士莅观《观世音得道》

大舞台应沪上佛教各居士之请，编演《观世音得道》一剧。开演一月，颇为狂套欢迎。该台前后台职员董子卿、顾静庵、李新建、赵如泉、毛韵珂、姚俊卿等，因念佛教戏有关佛教尊严，特于昨晚托佛乘流通处钱化佛，邀请净业社法师及各居士，莅临评检。是晚到者静修法师、暨王一亭、黄涵之、关炯之、李云书、黄海山、邓嫩芳、狄楚青、龚振霄居士等十余人。其时该剧适在起演，自首至终，虽于剧本不同，然功成世道人心，有益社会匪浅，故深获称许。据闻居士意，渴望该台多排佛教戏，加以严格审定，以资有益观众，挽救末俗，并愿居士等以该台之诚意，拟赠一匾，藉表赞扬云。

1927.3.13 增刊 5版

(232)287

371

记第三十三、三十四本《狸猫换太子》

赵丹生

大舞台的《狸猫换太子》，自从去年起，他们排演一本，我便去看一本。实因每本戏的末幕，总是不即不离，使人有非续看下本不可之势，所以第三十三、三十四本于前晚开演，我便踌躇地趋车往观。“夺头采”之后，便是三十三本《狸猫换太子》上场，计自东方亮广惠群豪，议决聚众起事起，至包公私访被擒，智化献能，救出包公止。中间插入之事，有①卢珍（赵东升饰）与展小姐（刘惠琴饰）结婚，展小姐之弟展国栋（刘雨田饰）魑头魑脑，在厨房中，殴打其姊，反被姊打，颇滑稽有趣；②卢珍、展国栋、胡小纪（张竹轩饰）、白芸生（李瑞亭饰）、徐良（赵如泉饰）、冯刚（孙少堂饰）等众义侠在旅店议探南阳之事。英雄好胜，各各隐瞒出店行事，恰遇女贼路素贞（尹九霄饰）行窃，认是漏网要犯，各各暗中追赶，各献其能，此场穿插，诙谐百出，煞是好看；③文虎（韩玉卿饰）、甘兰娘（杨慧依饰）计擒马化龙（殷春虎饰）及奸妇刘氏（贾璧云饰），由包公提审斩首，了却前本中一重公案，李桂春饰包公，唱做均极卖力，一副无私铁面，尤为严肃威风。杨慧依擒贼时之一场打法，五花八门，亦极纯熟；④王存仁（张桂芬饰）送女回婆家，路中被恶僧劫去，因此两家家徽成怨家，聚众械斗。李包公私访，遇见此事，查明原因，私访禅林，中计被擒。众义侠救出包公，杀死恶僧，放出王存仁与女，两家家和好如初。此场机关变化，极玄妙灵巧之致。续演第三十四本，自教忠良杨王出堆起，至包公审问汝宁王，龙虎铡倒明正大刑止。中间叙述汝宁王（葛华清饰）见色起意，与乡宦公子李克仁（赵韵声饰）假意殷勤，结为金兰，设计毒死李克仁，复遣媒至李家说亲，欲娶盟嫂李杜氏（杨慧依饰），李杜氏痛哭之余，忍痛上轿，此场悲楚凄凉，杨慧依演来，丝丝入扣，赢得观众亦为之酸鼻流泪。及后厨房

为夫报仇时，柳眉倒竖，面罩重霜，描摹一贞洁烈之女子，无二至。是场唱做均极吃重，而观众一片系系之声，亦不绝于耳，足见其魅力一斑。后以未遂所愿，自戕而死。苍天好妒，造物弄人，又不禁为之叹息。李克仁之父李文和（毛鹤珂饰），以儿媳惨遭非命，叩告官府，反被逐下公堂。路叩包公，说明情由，包公乃亲至汝宁王府质询，不畏权势，铁面无私，唱做道白，聚精会神，非常动听好看。铜铡施刑，尤令人鼓掌称快。戏终归来，就灯下促笔记之。

1927.3.20 增刊3版

(232)431~2

马连良之临别纪念小戏

成

《火牛阵》 马连良来沪月余，献艺天蟾，上座颇佳。前以时局关系，假演旬日，然长此以往，究非善策。连良又以京电颇催，急于返都，乃变通办法，自二日起每日只演日戏以代夜戏，此不得已之补救法也。

二日为日戏初演之一日，连良、信芳（麒麟堂）、芸芳等，合演《复齐邦巧设（说）火牛阵》。剧为连良秘本，《摘缨会》（注：应为《黄金台》）全部也，京伶余叔岩亦参演之，全剧须费四小时，剧中主宰有二，为田单，为田法章，咸称重头，而田单尤较重于法章，连良饰之。自黄金台起，紧接君臣乔装出关，中途失散。田单自尽，以至火牛阵复齐，法章登基等场，非其真真歌喉做工者，不克臻此也。今连良饰田单，竟始终不懈，入后愈见精劲，自非易事。自尽一场，出帘一扇毛，手足清脱，毫不错乱，较之前来之连良，恍如另易一人。其进步之速，实足令人咋舌。但愿其勿即自满，精益求精，则登峰造极，指顾间耳。麒麟堂之田法章道白清楚，卖力异常，沪伶中之仅见者，王芸芳之殷女，较前

天蟾最近之两新剧《龙凤帕》、《华丽缘》

成言

天蟾舞台最近排演了两出新戏，俱是周信芳（麒麟童）和于振庭二君的手笔。一出是《龙凤帕》，开演到现在，差不多有半个月，卖座极好，平均每天七八成，星期六日竟然满座。这出戏的情节，差不多是接续《程猪换太子》而编排的。大略是庞妃争宠，谋害忠良。庞妃行为不法，为陆凤阳所刺。陆父一朝忠臣，绑于上殿，庞太后必死之而甘心。上命包拯之孙包贵审问，贵有祖风，铁面无私，惟心忧忠良除暴，不免一死，怜悯之甚，执意放走。妻蔡氏苦劝不听，全夫之忠，尽节而亡。贵卒以故走要犯，入下天牢。时陆后亦以庞计而受冷宫凄凉之苦。适有孕，上以“生龙免罪，生凤处死”旨下，庞妃父女，又设奸计，激宫监张婆，命刺陆后。张固耿耿忠贞，惑于庞，竟受命。甫入冷宫，陆后已产龙，并悉庞氏奸计，以龙凤帕裹太子寄大丞相府元处，庞以张一去不回，复进谗言，上处死陆后，仇妃带疾苦演，不之听。张婆呈度奸策，反被陷身亡。二集《龙凤帕》至此暂终。以周信芳（麒麟童）前饰包贵，后演张婆，琴雪芳分饰蔡氏、仇妃。信芳、雪芳的戏，素来俱是十分卖力的。包贵别妻（蔡氏）的一场，妻子苦劝丈夫不必送了性命。可是丈夫讲着一死，也非得做一个万古留名的忠臣。可怜的蔡氏，忍着泪只说了句“老爷要做忠臣，妾身就不能做烈妇吗？”竟也自愿先夫而死，夫妻二人，告过“包氏宗祠”，蔡夫人全身冠诔悬梁身亡。雪芳、信芳本是匹配，一个忠臣，一个烈妇，除了唱白，竟还演表情，做得淋漓尽致，观客们差不多不忍再看了下去。二本信芳的张婆，又是一个忠贞的宫监，和陈琳差不多，尤其做得卖力。雪芳的仇娘娘，虽只有两场

戏，但是仍旧始终不懈，王芸芳的陆后，近来嗓子更见响亮了。冷宫产子的一段，悲悲切切，十分可怜。白牡丹的庞妃，奸险恶毒，差不多全做到了。更加着几个梅忠良的一番，更显得伊分外来得奸险了。高百岁的凤阳，刘奎官的藩王，俱能得当，似乎不必多讲了。

还有一出是《华丽缘》，是原本的《孟丽君》改编的，所以取名叫《华丽缘》的原故，是因为这本戏记的是皇甫少“华”和孟“丽”君的一段姻缘。剧情的大略是：皇甫敬与刘捷，一殿为臣。敬子少华，捷子奎璧，共拟娶孟丽君。惟一女不能事二夫，乃悬锦袍园中，少华、奎璧封之。少华中其三，丽君因匹少华。奎璧得之，乃与少华结不解仇。阳与交好，置酒小春庭，约少华共饮，夜半托故他去，命僮仆进喜火焚小春庭以死少华。事为奎璧妹燕玉知，夜援少华出险，并付托终身，少华得不死，奎璧益衔之，修书之京，乞父代谋报复。会高丽谋反，捷举皇甫敬伐之。兵败下于狱，并及全家。且以丽君赐婚奎璧。少华得家将报，涕泣别母，丽君不愿嫁犬子，留书弃装而逃，乞其乳母苏映雪代嫁。映雪领之，暗怀利刃拟死奎璧，不放，自投于水，生死不卜。少华出亡，丽君亦然。值寒冬，大雪纷飞，同过雪山。而丽君忽暴厥，初次相遇，头二本至是终。这出戏自下午六时开演，直唱至一时一刻，还不能唱完。因为工部局规定时间，所以只唱到映雪代嫁，便戛然而止。皇甫少华和孟丽君是全剧最重要的人物，当然是信芳、雪芳二人分任。雪芳的孟丽君，扮相、做、唱，完全是名门闺秀的样子。雪芳的个性，本来最善于饰一路角色，自然颇称其职。闻得嫁少华而喜，少华全家被拿而忧，不得已奔投离家而悲，处处能竭尽能事。虽然嗓子稍较演《龙凤帕》时欠一点，恐怕因为天天唱重头的关系，却不能责备伊的。信芳的少华，能做出一个文武全材的样子，描摹得很妥当，小春庭燕玉搭救的一场，做得更有声有色，对唱反四平调一大段，芸芳的燕玉，歌喉亮而且圆，转折的地方，和程玉珊（鸳鸯班）“女儿家婚姻事惹人答答”的一段，但是相似。芸芳近来真是大有进步了。白牡丹的苏映雪，娇小伶俐，高百岁饰孟丽君的父亲，精神饱满，多能称职。只是琴秋芳的孟嘉龄，场子虽多，似乎唱白太少，反埋没了良材，很是可

惜。很盼望三四本出演的时候,能够使伊有一个较重的角色呢!

1927.5.25 增刊1版

[234]493

乐社票房将举行第一次彩排

海上商、票两界巨子李如龙、俞志行等数十人,在东福致里设立一票房,定名“乐社”。创办未及三月,成绩已斐然可观。近日报名加入者,不乏其人。该社并请夏月润、潘月樵、鲍和卿、黄慎翁为名誉董事,夏良民、普佑安二人担任义务教授。该社公举李如龙、俞志行、黄寅霖、吴喜青为董事,聘请刘璧麟、韩春祥教授文武京剧。并定夏历七月廿四举行第一次彩排云。

1927.6.14 增刊2版

[235]294

毛韵珂父女热心公益

郑正秋

恭喜韵珂,祝贺韵珂,韵珂有女了。

毛剑佩,是韵珂的爱女。非但在电影界算一个明星,在京戏里亦已经成为名角了。这不是我捧过头的话,但看她在大舞台带三天忙,上座的拥挤,为年来所未有,便可知她的盛名,着实不小。将门之子,究属不凡。

电影公会借中央筹款,我同石川、孙平、洪深、万仓诸君,知老戏班中规矩,越是角儿,越不肯轻易上台。上海游艺会虽多,名角登台却不多。所以一齐到毛宅,公请韵珂父女,为电影界公共之结合破格一登台。韵珂父女,皆能热心公益,慨然许可。前夜唱《骂殿》,唱得真好。公会发起人个个很感激。

375

韵珂从小受夏公月珊的熏陶。在南市新舞台的时候,对于地方公益,没有一次不是见义勇为的。社会上人,真不把他们当作寻常的优伶看待的。能对社会看重的人,到底比众不同,直到如今,他那赞助公益的精神,还一点没有变哩!

剑佩唱《骂殿》,〔倒板〕得彩,〔道白〕得彩。这是她嗓子亮,运转又得法的缘故。至于短腔得彩,小接过眼儿得彩,翻高得彩,落低得彩,放平拉长,动辄得彩,这可不但是她本钱够,而且有变化了,而且有真工夫了。一半是字正腔圆又唱得佳味,一半是熟能生巧,唱得很自然的缘故。

父母爱子之心,无所不至。剑佩唱时,韵珂替她提茶煮,站在后面伺候。台下掌声雷动,真能引起人的孝思。他说值场的得彩,还是第一道唱。

《骂殿》的编制法,确有新派独幕剧的妙处。各类游艺主任,一致要求她礼拜六夜仍旧唱《骂殿》,到其时必定更有一番热闹闻。

1927.9.2 增刊2版

[238]42

大新舞台定期开演《就是你》

大新舞台以修葺房屋暂停数日,刻已竣工,准予阴历十四日先将京剧部开锣。电影部以机器间尚未完全工竣,稍缓数日,即行开幕。闻已聘定名角如黄玉麟(即绿牡丹)、董叫天、张国斌、陈小穆、小孟七、何雅秋、赵金元、四倍林、碧琴芳等新编之《就是你》新剧,现正日夜排练,不日公演。

1927.9.7 增刊2版

[238]150

377

尚小云排演《摩登伽女》

三马路荣记大舞台角尚小云，新编天竺佛国情史歌舞名剧《摩登伽女》，剧本新奇，久已驰名遐迩，北京《顺天时报》举行五大名伶新剧投标，闻尚之《摩登伽女》得票最多，共计总数有六千六百余票之多，得为新剧魁首，其价值可知。今为酬答沪上顾客盛意，特此排演。剧中内容，有缠绵悱恻之表情，辉煌灿烂之服装，宛转流利之歌曲，惊鸿游龙之妙舞，美不胜收。闻已排练纯熟，不日开演。

1927.9.28 增刊3版

C238J595

两路同人会京剧彩排志盛

李 涯

沪杭甬、沪宁两路同人会京剧部，组织以来，已及一稔，月之二十日为该会一周纪念，假中央大会堂彩排一天，并以祝一年来之成绩。是日虽天气阴霾，道路泥泞，而来宾之趋聆雅歌者，几若山阴道上，应接不暇。苟非中央大会堂之宽广，大有告人满之患。予以赴襟兄宋君兰墅处午膳，不觉到时间稍迟，而优越地位，已为捷足者先占。幸值因君燕林、马君直山，殷勤招待，觅得台前一隅，排座而观，视听反较胜一筹，颇有后来居上之概，其欣喜为何如耶！予所见者，为朱君铭新之《连环套》，扮相英武，说白清亮。刘孟渊之《白门楼》，嗓音清亮，台步从容。邓君莘庵之《琼林宴》，做工纯熟，全脱火气。张君之骥、庄君炳南之《宝莲灯》，一生一旦，唱做均佳。张君克勤、黄君小鹤之《汾河湾》，工架老练，韵味隽永。惜马君直山《狮子楼》之武松，与《黄鹤楼》之张飞，未及一观，深为憾事。当黄君小鹤去御迎春时，操琴者为该会

刘君璧麟，博得彩声不少。至对黄君，调侃声与喝彩声杂起，有谓腔子不甜者，有谓眼睛最好者。而黄君仍不慌不忙，出以自然，诚为难能，坐有顷，马君直山暨因君燕林询予有无皮夹遗失？予以其言突兀，深囊索之，空无所有。予从未遗失一物，即在幼年时，津门失伞，事隔三日尚能珠还合浦。今囊中皮夹竟不翼而飞。不亦晦气星高照乎！然予之皮夹，十日九爆，几同虚设。内除名片外，钞票尚不满十元，即使遗失，亦无所吝。不过名片或惹发生影响，未免略有所动于中耳。马君引予见一洋装客，客曰：皮夹在是，内储何物？予曰：名片而已。何名？予曰：张寄征。启而验之符，乃举以异我。曰：填恰之于途，如不得失主，将标示招领矣。予乃致谢之，并谢马、因二君之介。惜彼当时匆匆去，忘致询姓氏，实深歉然，惟由其衣上标徽视之，似亦路局中人，在此司事也，予思两路职员，当人如此君，不过予之所遇者为彼耳，并书以志谢。

1927.11.22 18版

C240J490

共舞台票友会串记

柳 青

名票友沈乃斌，于十八日晚假座共舞台举行会串。余入场时，适俞云谷君之《九更天》上场，去马义，上场时之抖须及鬚刀，极有精彩。见女自杀时之一个吊毛，亦见功夫。唱数段《二黄接板》，颇为可听，操弦者为名琴师陆君云生，益觉有烘云托月之妙。次为金从仁君之《拾黄金》，滑稽夹棒，令人喷饭。腹哥中能戏甚多，时生时旦，博得彩声不少。兰陵阵士之《铡美案》及何静山君之《太君辞朝》，将歇而已。《太君辞朝》后为《恶虎村》，袁剑飞君饰黄天霸，英武矫捷，名下无虚。玩酒坛花样翻新，尤见精彩。观众精神，至是为之一振。再次为头本《红霓关》，王凌云之东方氏，沈乃斌君之王伯克，枪战数场，俱能应付裕

如，犹视时之神气亦佳。压轴为《黄鹤楼》，饰石君之刘备，工架台步，均极老练，唱来亦爽气充足，戴桂荣君之周瑜，做工颇不弱，表演喜喜气，均有分寸。谢文元君之赵云，扮相亦尚佳，做则散欠纯熟，若能再加熟练，当益可观。沈乃斌君余勇可贾，复饰水战中之周瑜，对枪对鞭数场，从容不迫，已臻炉火纯青之境，谢葆生君之张飞，动作自然而滑稽，偷观书信时之神气尤佳。朱示其君去孔明，工架台步，均极老到，于几疑其非客串也。大轴为全本《贩马记》，自樊监写状起，至三拉团圆止，费振君去李桂枝，表情绝佳，运腔为事玉藕，颇多似处。朱示其君去李奇，叶静庵君去赵宠，唱做都极纯熟，堪称珠联璧合之佳剧。非习之有素，殊不能睹此化境也！

1927.12.23 增刊1版

[241]514

1928年(民国十七年)

谈欧阳予倩

四 汉

甲：听说予倩的新作《潘金莲》，将于今日白天在天蟾公演。这个脚本究竟怎么样？听说原是话剧，但后来又不变成了歌剧了吗？

乙：这脚本无论他是话剧也好，歌剧也好，总是伟大的革命艺术。

甲：这脚本居然有这样好吗？你从前常对我说，你对于予倩为人是很恭维的，而对于他的脚本，却不能苟同。为什么对于这脚本，却这样倾倒呢？

乙：该倾倒的只好倾倒，不该倾倒的像他的《泼妇》、《回家以后》一类的脚本，我还不满意。

甲：那不是一个人做的吗？

乙：是。不过一个人的生命，有时候充实，有时候贫乏，而且有的

人的味儿一触便出，有的人的味儿却要经许多熬炼才得出来。予倩便是后一种。我第一次在舞台上访问于倩，是在他在九亩地新舞台扮《徽钦二帝》中的什么刘后的时候，他云鬓高耸，环佩丁东地带着我步上夏老板的房里，替我介绍了许多由新剧投降旧剧界的朋友们。我当时低着头和他谈戏，不敢平视。我曾说他的《人面桃花》好，可不曾看过，但闻没有还魂一段，颇替他有些迎合社会。后来我特别去到丹桂第一台去看过他和罗小宝合唱的《武家坡》，及至我在大舞台的后台看他扮《观音得道》的观音时，我才不拿他的生活做批评他的艺术的标准了。生活和艺术是这么永久冲突的东西。

甲：他不是由大舞台出后便上南京了吗？

乙：他到南京便组织国民剧社，排演史剧《荆轲》。

甲：就是那因炸弹案停演的《荆轲》吗？

乙：怎么不是。我因为这《荆轲》一剧，才认识于倩的。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，王伯生君唱的这两句歌，其声苍凉悲壮，尚留耳底，演剧在更新舞台可以重闻，不意好事多磨，此乐竟一时难得。后来才因鱼龙会的关系，看到了他的《潘金莲》。我听到他“我这雪白的胸膛里，有一颗热烈纯真的心……”时，我对于他的艺术，全然陶醉了。人说姜桂之性，老而愈辛。于倩的艺术，殊正是如此。我还记得他第一次在“艺大”演《潘金莲》时，他一面化妆，一面对周信芳君说：“我们一道演剧的机会，也不多了。我再演三两次时，恐怕要永与舞台辞了。”我听了心里黯然得很，但他越入老境，他的艺术实在越加圆熟起来。

甲：周信芳君有一句话，也很有趣，“少年时宜演戏，可是不会演戏，到后来会演戏，可是又不宜演戏了”。

乙：这真是可慨叹的事。所以我一方面要珍重这夕日的光辉，一方面希望于倩专向新歌剧之建设努力。

1928.1.7 增刊2版

[242]138